



《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

醒了的土地

李 乔

13161

822
4020

醒了 的 土 地

《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

李 乔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彝族作家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主要是描写凉山地区彝族与汉族之间长久存在的民族隔阂，怎样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逐渐消除。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突出地刻画了一个久经锻炼的彝族领导干部丁政委的艺术形象，是一部反映兄弟民族生活的优秀作品。

本书原名《欢笑的金沙江》，再版时改为《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现在重印，即以《醒了的土地》为书名，并增加了作者的一篇自序。

插图：王仲清

醒 了 的 土 地

书号 1529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63,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5/16 插页 11

1961年9月北京第1版 196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册 定价(8) 0.89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BA658/02

自序

一九五三年，中共云南省委会和云南省人民委员会，抽调了几十个干部，组织了一支民族工作队，冒着雨季中常常来临的倾盆大雨，不顾路途的遥远和困难，翻山越岭走了十多天，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小镇——黄桷树，配合四川省开展凉山的民族工作。我是以一个队员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工作的。

凉山是彝族的一个聚居区，面积约三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将近一百万，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里的一个亲兄弟，但在一九五三年前，他们象解放前的其它兄弟民族一样，几千几百年来一直受着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摧残，躲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

说起他们的这奴隶社会来，我们会想到汉族及其它先进民族所经历的奴隶制度的时间，大约离现在都在两三千年以前。而凉山彝族至今还保留着这古老的第一个剥削制度，这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一点也不奇怪，当然，这主要是由他们的生产力造成的。不过，他们的生产力之落后，不能不归罪于本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及大民族主义的历代反动统治者对他们的封建压迫，你只要看一看历史就可以明白了。

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他们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领

袖，各家黑彝占了一块土地，便成为一个部落，部落的統治者是黑彝。黑彝，現在我还不知道他們的来历，在《唐書》等史籍上就有“烏蛮”这个不正确的名称，由此，可知在一千多年前，西南就有黑彝居住了。黑彝是彝族中的貴族，彝話叫“諾”，以黑为尚，不从事生产劳动，認為自己的血統高貴，不与其它阶层人民通婚，他們大多是奴隶主，有的因为打冤家丧失了土地、奴隶，成为一个“干黑彝”，但仍保持其尊嚴。黑彝各有宗支，彼此有联系，靠了这，一方面鎮压了被統治的奴隶和百姓，另一方面遇外来的敌人侵犯，都能团結一致对外，所以自来他們沒有被反动統治者征服过。清朝乾隆皇帝征調了几省的兵力，大举征伐，也遭到了惨敗。

但沒有外来的敌人侵犯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們也常打冤家，而打得你死我活！

部落內被統治的人民，一部分是百姓，彝話叫“曲諾”，是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黑彝，并且具有某种自由的农业生产者。百姓中也有奴隶主，大地主，但無論势力如何大，不能同黑彝結婚，也不能把自己的土地卖給黑彝主子的宗支范围以外。百姓不能随意迁徙，死后无子，土地、财产即归黑彝所有。黑彝对百姓有許多不合理的特权，百姓須絕對服从。

除百姓外，另一部分人即是奴隶。奴隶有两种：一种在奴隶主家內的叫鍋庄娃子，彝話叫“括喜括洛”。无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替奴隶主劳动，大都是独身的男女。另一种由奴隶主配合，分居出去的叫安家娃子，彝話叫“岩家”。他們有的从主子的手里得到一份“耕食地”，不能出卖或典当。他們也沒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常年須为奴隶主无偿劳动。安家娃子的小孩，奴隶主可以出卖或陪嫁。

由于这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束縛了生产力，又由于生产力

的不发达，造成了凉山的落后和貧困。在解放前，凉山还没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分工，因此，凉山上也没有一个原始市場，彝族人民要买卖东西都得冒险到邻近的汉族地区去交易，外人不_敢随便跨入凉山一步，那时，反动派一手造成的民族仇恨是多么深呵！自然，汉族的劳动人民与彝族劳动人民，很久以来在经济上技术上就有交流和互助，他們的命运是相同的。

蒋介石反动集团是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恶毒的一个统治者，他們的手上沾滿了少数民族的鮮血。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时，在成都平原被英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而逃入凉山的一小部漏网的胡宗南殘匪，洗去了沾在他們手上的少数民族的鮮血，象神話中出現的那些狡猾的魔鬼，現出一副伪善的样子，假惺惺地向凉山人民表示要好，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进行挑拨离間，組織伪江防大队封鎖金沙江，企图奴役凉山人民，把凉山作为他們反共的根据地，妄想将来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然而这时，我們带着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带着全国人民对凉山彝族兄弟的关怀，不远千里来到金沙江边了。这时，我們有十分足够的力量可以过江去，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还存在，我們暂时沒有过江。但伟大的党的民族政策却飞过金沙江，飞过那些悬崖峭壁，飞过那些深山老林，深深印在彝族人民的心中，給他們带来从来没有过的激动和喜悅。他們痛恨那些欺騙他們的魔鬼，把共产党毛主席当做他們的大救星。靠了党的民族政策，我們把彝族人民千百年来結在心上的疙瘩解开了，凉山人民回到祖国的大家庭里来了，毛主席的光輝照到凉山上，彝族人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温暖。

当我看到那些彝族同胞的笑脸时，当我見到以前被反动派

挑拨，不知打了多少年的冤家，在共产党的調解下，許多冤家和解了；他們喜欢得流出眼泪时，我也忍不住流下喜欢的眼泪来了，我为我們民族的新生而兴奋激动。要是沒有共产党毛主席，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情呵！

我不能忘怀那些忠心耿耿，为彝族人民流过不知多少汗水的汉族同志，我也不能忘怀凉山的那些勤劳勇敢的人民。到一九五五年，我便着手写我經過的这一段斗争。由于沒有写长篇的經驗，起初我只想写成两三万字的一个短篇，后来因为短篇容纳不下这么多內容，我才三易其稿，大胆地写成十多万字的一个长篇。由此，我觉得創作需要大胆，需要勇气，但最要紧的是生活，沒有生活，根本不能創作，这証明了毛主席說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句话是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

在創作时，我的心里都有一些真实的“模特儿”，但由于缺乏艺术修养，沒有能概括集中，把他們塑造成典型。我只是記錄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譬如阿火黑目和阿罗，是代表了那时拥护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的劳动人民的。沙馬木札和磨石拉薩，是代表了那时的民族上层，由于他們的阶级本質，决定他們在未明白党的政策以前，有許多顧慮。当他們經過許多次試探，明白党的政策以后，便毅然脱离那些国民党匪特，过江来靠攏共产党了。尤其是他們两家的冤家关系，更是凉山千万件打冤家的代表，凝集着許多人的血泪，也包藏着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罪恶，今天我还要在这里控訴它，詛咒它，但現在随着民族压迫的消灭，这些事情已一去不复返了，凉山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了。

在一九五三年，凉山存在着民族矛盾（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閡），阶级矛盾及其它矛盾。不过，那时，民族矛盾很突出，掩

盖了阶级矛盾，我那时着眼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对于阶级矛盾没有应有的表现，这是为了服从那时的政治要求的。

在写第一部时，我没有写第二部的打算，但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凉山参加工作，看到凉山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彝族人，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因此，我想把我所经过的那些事情，那些血泪，那些党的丰功伟迹记一记，于是，又写了第二部作品。在第一部作品里没有得到发展的一些人物，在第二部里已尽我的能力，给予应有的发展。在第一部里表现得不足的阶级矛盾，已给予应有的表现。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三部出现，这留待将来再说。现在我要申明的是，因为有再版的机会，第一部我已作了一番小修改，文字上有一些润色，正式题名为《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

我的作品还很幼稚，这本不成熟的东西，要是没有党的领导和帮助，我也不可能写得出来，因此，让我在这里向领导各族人民走向幸福繁荣的中国共产党，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作者 1959年4月于昆明。

凉山^①青苍苍的，山峰一只只耸入云表，带着一种骄傲的姿态，象在夸耀它那蕴藏着的丰富的宝藏：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以及各种珍奇的鸟兽。白云象一丛丛洁白的花朵，在山上飞揭着；有时，山上又是一片漫天蔽野的白雾，天和地变成一片白茫茫，在那笼罩一切的白雾里，弥漫着寒气，威胁着山上的一切。但这时候，蜿蜒在山脚下的金沙江边，却热得象给火烤着似的，那条从万山丛里奔流而来的金沙江，象一条巨龙被太阳晒得在翻滚，现出一股粗野的不可阻挡的气势，忿忿的冲击着江心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吼声，震撼着寂静的山野，溅起无数银沫，然后又滔滔滚滚向东方奔流去。

矗立在江边的那些雨伞似的棕榈树，那些肥大的芭蕉树，还有那些灌木林，都被太阳晒得有精无神的垂着叶子；只有那些仙人掌，霸王鞭，雄赳赳的屹立着，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蝉躲在树梢上，热得耐不住了似的整天在叫喊，空气烧得象一股蒸

① 凉山是四川、西康、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山区，包括四川省的雷波、马边、峨边等三县，以及屏山县的一部分；西康省的昭觉、喜德、普雄、普格、美姑、布拖、金阳等七县，和宁南、汉源等县的一部分，还有云南省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人口约有一百万。

汽，偶然一陣风吹来，使你感到的不是你所渴望的凉爽，而是难耐的酷热。

在离金沙江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是一个汉人聚居的小市镇，隔着金沙江，同凉山对峙着，虽然气候比金沙江边凉一点，但到了中午，还是那么火辣辣的，狗伸长舌头，躲在树荫下不住的喘气，猪躺在圈里时断时续的在呻吟；男人，小孩，裸着上身，不停的挥着扇；妇女们开着钮扣坐在门口乘凉。街上很少有人来往，那些铺子都是半关半闭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休息状态中了，只有那间远远的独自屹立在市镇南边的楼房——凉山分工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充满了热烈的争论声。

“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应该改变改变了！”坐在丁政委对面，身体有些肥胖的分工委员会委员兼凉山民族贸易公司经理董迈，突然用劲挥了一挥扇子，气呼呼的对丁政委说了一句。

房里的人轻轻的震动了一下；一齐诧异的把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却把头转了过去，冷静的望着窗外。

窗外矗立着一蓬翠竹，那叶子静悄悄的垂着，仿佛被太阳晒得喘不过气来，树荫下散发出一丝凉气。从竹缝里可以看到晴朗的碧空里，有一朵白云在飘着，映着那碧空，显得异常美丽。

丁政委靠在藤椅上，手里捏着一把芭蕉扇，他的身量比屋里的人略高一些，身体很壮健，穿着一件白衬衣，两只袖子高卷着，露出两条紫黑色的手臂，他怔了一怔，向董迈问道：

“怎么？”

董迈似乎有一肚子不高兴，他把脸转了过来，气咻咻的说道：

“你天天说，让政策过江，现在已等了两三个月，凉山那边的彝人一个也没有过来，怎么过？”

突然，坐在董迈身边的分工委员会兼专区粮食局局长刘存义，摸了一摸他那副近视眼镜，又向那光滑的头发上抹了一把，說道：

“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象姜太公钓鱼：我們在金沙江边釣了两三个月，試問釣得什么？”

丁政委知道他們是在諷刺他，心里不禁有些气忿，然而他冷靜的微笑着，說道：

“依你們的意思，要怎么办呢？”

董迈聳了一聳身子，豎起两道浓眉，直率的說道：

“我还是以前的那个老主张：进兵凉山。你不进兵，伪江防大队就在江边封鎖着，凉山那边的彝人怎么过来？我們党的政策又怎么过江？你在这里再等一百年也沒有用！”

“刘同志呢？”

“我同意董同志的意見。現在已經解放四年，蔣介石的八百多万匪軍都已經消灭，还託胡宗南的这几个殘匪躲在凉山那边，同我們解放軍隔江对峙，这成什么話？”

丁政委把眼光瞟了一瞟，坐在他身边的王营长和分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民族工作队队长周时进，他們紧繃着脸，默默的吸着紙烟，似乎在考虑什么。他忍不住开口說道：

“我坚决反对你們这种大民族主义思想！你們不看別的，也应当看看金沙江两岸的这些碉堡是干什么的；历史上反动派制造的民族隔閡，恐怕比金沙江水还深，那些逃往凉山的殘匪就利用这种民族隔閡，挑拨欺騙凉山的人民，因此，他們對我們顧慮很大，你們現在还要进兵去上反动派的当！”

“離上他的当？我們派兵进去消灭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迈抹了一抹两只手杆，手杆上长滿了汗毛，毛茸茸的。

“你派兵去消灭他，他們同凉山的人民混在一起，你怎么打？”

董迈身上象烧着一把火，那件汗衣的后面已給汗染湿了一大块，湿渌渌的貼在他的背脊上，脸上仿佛搽上了一层油，油亮亮的。解放前，他利用一个小生意作掩护，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便調到貿易公司里工作，对于剿匪沒有經驗，說不出什么道理，但他着急的胀着脖子問道：

“那末，依你这样說，就不能剿匪了？”

丁政委的两顆眼珠骨碌碌的望着他：

“誰說不能剿匪？不过，要看时机！时机不成熟时，是不能随便动的，这关系到多少人的生命！”

刘存义昂着头，脸色有些紧张，等丁政委一住口，便馬上进攻道：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你的这种意見，不客气的批評，有些右傾！党的政策精神是慎、重、稳、进，并不是不进。进而不慎、重、稳，是左傾；慎、重、稳，而不进，是右傾。丁同志，你應該检查检查！”

这个教条主义者又在背教条！丁政委忍不住嘿的笑了起来，但他馬上收敛起笑容，严肃的批評道：

“我自己检查过了，我倒不右傾；而是你們有些左傾！”

“左傾！”刘存义和董迈的心弦不禁跳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多么不好听的名詞，他們的鉴定表上从来没有出現过“左傾”两个字！刘存义忍不住問道：

“哪点左？”

丁政委漫然答道：

“不顧客观情况，一味急躁冒进，不是左傾是什么？”

刘存义象被刺中要害，脸上刷的現出一种难堪的表情，但他

不服气的睜大两只近視眼睛說道：

“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批評！我觉得，今天分工委员会應該好好的考虑考虑，改变做法，我們要对党負責，对人民負責！現在的这种做法，不单我們不滿，連群众也不滿了，你們知道不知道？”

丁政委脸上的那块肌肉不禁跳动了一下，他早已听过这里汉族群众的意見，他們同凉山人民存在着历史上的民族隔閡，虽然已經解放了，他們总想对凉山的人民加以报复，所以他們主张进兵凉山，然而这是对的嗎？丁政委想起过去反动派在汉族和彝族之間挑拨的仇杀，心里充滿了气恼。只見董迈又說道：

“連我們的同志都有意見，你們知道不知道？”

“什么意見？我早就听見过了，还不是希望进兵，早日到凉山去。他們沒好好的体会政策，也不了解情况，怎么能听？”

默默的在考虑什么的周时进，把身子向前傾了过来，望着董迈。在游击时期，他們两个曾有过不少的交道，游击队需要的东西，是由董迈購買运进来，游击队的情报，又是由董迈的手里，轉送出去，他們的关系极为密切。但他觉得这个同志缺乏斗争經驗，有时对問題考虑得不全面。他記起在打游击时，他曾在紅河一带跑过，紅河附近都是彝族和哈尼族聚居区，有着特殊的社会形态，可是，当时，他不了解这些特点，強調階級斗争，曾犯了一些錯誤。最大的一次錯誤是：一次，一个土司正在苛派人民，他听了几个当地积极分子的請求，便把部队轉移到土司地区的边缘去；想制止那个土司对人民的苛派，不料却把那个土司駭跑了，邻近有几个土司，同这个土司有关系，听了敌人的造謠，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跟着逃跑。有一些不懂事的人，看看土司不在，駭得搬了家，把那地区一度造成大混乱。这件事，他当时莫名其

妙，后来經過检查，才初步認識自己的錯誤。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团到昆明，他調去参加工作，随着訪問团到各地去跑了一跑，又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結合了一些实际的事情，才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到过去自己的大民族主义思想的严重錯誤。可是，不料他們現在又要犯这种錯誤了，这是不能允許的。

这时，刘存义望着他們冷笑了起来，帶着一絲輕蔑，說道：

“嘿，事情弄到这一步了，我觉得你們不应该主观太强，应该考虑考虑群众的意見！”

大家在默然。丁政委不觉楞了一楞，他想到这里来后的一切工作情况，是不是沒有走群众路綫？他常常訪問这里的人民，也常常跟工作队上的同志們在一起，他是听过他們的意見的。如果他們的某种意見錯誤，不听他們的意見，那就認為主观太强，他是不能同意的。他觉得他們不顧情况，主张早日进兵凉山的这种思想，不客气說，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殘余思想，他不但不能听从，而且要坚决反对！但自己是不是有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呢？他觉得有时过于強調凉山环境的特殊，还有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时，自己的情绪容易激动，觉得自己多少也还有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思想，需要努力克服！这样一想，便說道：

“我考虑过了，我不能接受这些意見！”

董迈觉得受到了打击，他心里想：丁政委这个人多么頑强呵，表面态度很溫和，而內心却不是这样。他帶着几分气恼，說道：

“你不能接受，就随你去！不过，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党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决定。”

丁政委望着他，想問他：我何尝一个人决定过什么事？哪样

事不是由分工委员会討論決定，然后由上級批准？但覺得用不着爭執，大家明白，便漫然回答道：

“好吧，大家決定。”

王營長那古銅色的面孔上不表示什麼，似乎他一點意見也沒有，他默默的吸了一口煙，看看那節煙還沒燒着指頭，又再狠狠的抽了一口，把那節煙屁股投到痰盂里，然后霎了一霎眼睛，平靜的說道：

“剛才董同志和劉同志的意見，咱已考慮了一下，咱們的「工作把時間拖得有些長，咱也有這種感覺。不過，現在要進兵涼山咱不同意。咱們並不是沒有這種力量進兵涼山，實在說起來，這幾個土匪算什麼？蔣介石的幾百萬匪軍都打垮了，難道還怕這幾個土匪？咱是認為現在進兵涼山，一定會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誤會！……”

董邁覺得王營長是跟着丁政委走的，用不着同他分辯，便向丁政委投了一眼：

“那末，你們還是想等客人上門？我告訴你們：客人是不會來的，土匪堵在江那邊，他怎麼來？你們不贊同改變做法，我建議把大家的意見彙報上去，給總工委會和地委會去考慮。”

丁政委忘記熱了，手里捏着的那把扇子也沒有搧一搧，忙向董邁點了一點頭，說道：

“好的。不過，你說‘等客人上門’，這是怎麼說？難道我們對涼山那邊沒有做過許多工作？告訴你：涼山那邊的人民一定會過來的，不信，你看著！”

會議完畢，大家才從緊張中松過一口氣來，便各自拿起帽子，急急的走出會議室去了。

丁政委走到自己的寢室里，象一個泄了氣的皮球，頹然坐在

那把藤椅上。他感到口渴，煩躁，热悶，他疲乏的把头靠在椅子边上，忽然，想起十七年前紅軍长征过凉山时的那热烈情况：山林里四处飘着紅旗，歌声震动了寂靜的山野，他好奇的跑到他們旁边看着，見他們不打人，不罵人，同国民党的軍隊不一样，便大胆的和他們亲近起来。一个紅軍战士拉着他讲这讲那，有时，話說不明白，用手有趣的比划着，費了很大的力，他才明白他們是来干什么的，不由得對他們很尊敬，便帮助他們拾柴，挑水，割草。

他們要走了，他依依不舍的望着他們，心里很着急，可是，他不好意思把話說出口。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到大石岩去的路？”

“知道。”

“那末，請你帮我們带一带路，好吧？”

“好的。”

他忽然喜欢起来，便跑到前头，領着他們走。到了目的地，他們掏出一块銀元来递給他：

“小伙子，謝謝你，回去吧！”

他不肯接受他們的錢。那个紅軍战士奇怪了，問道：

“小伙子，你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我要跟你們去！”他脸上流着汗，腼腆的低下了头。

“这怎么要得！你家里的人不知道嘛，我們不能收留你！你快些回去。”

然而他坚决不肯回去，等部队走过，他便悄悄的跟着部队去了。

一去就是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经历过許多生死斗争，他流过汗，也流过血，受过許多考驗，从一个彝族小伙子，

变成一个团政委了。西南解放后，他想：他家乡的人民一定过着新生活了，他忽然发生了思乡的心情，想回去看看母亲，家人，还有那些亲戚朋友，可是，没有机会。在一九五三年，忽然，党调他去任凉山分工委会书记，几年来的希望可以实现了，他应该高兴和满意，然而他这时却又舍不得离开部队了，十多年来，他是在部队里长大的，怎么能离得开呢？但他不得不离开部队，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这里，满想可以看到他的母亲，家人，还有那些亲戚朋友，不想他的家乡还没有解放。他心里充满了失望。

原来在西南解放时，有一小部漏网的胡宗南残匪，从成都逃进凉山里，直窜入靠近金沙江的这一地区。解放前，因为民族隔阂，很少有外人到过那里，即使偶然有，也是请了“保头”^①保着才敢去。解放后，因为情况特殊，人民政府还没派干部到那里去工作，那些土匪就在那里利用民族隔阂，造谣欺骗，有几个头人就上了他们的当，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在那里活动起来。他们成立了伪江防大队，封锁起金沙江，同江这边对立起来。……

丁政委了解这些情况后，又痛心又愤恨，巴不得马上带着部队跨过江去消灭那些土匪，然而理智告诉他不行，那边的彝胞已经受了骗，马上怎么能进去！他需要在这里揭破那些土匪的阴谋诡计，需要把党的政策带过江，需要使那边的彝胞脱离那些土匪。于是，便耐心在这里工作起来，奉令成立了凉山民族贸易公司，人民银行凉山支行，凉山医疗队等；一方面从西康，从下河，带了许多信给凉山的彝胞，叫他们不要上土匪的当！那些

① 保头是凉山上有地位有力量的人，他负责在他担保的区域通行，不会发生抢劫等事，被保的人须出一笔重金，但有时还是不保险，会发生意外的事。